屠場與飯館

一九〇六年，厄普頓·辛克萊出版了長篇小說《屠場》。文中揭露了肉製品廠的骯髒：「從醃肉車間裏取出的豬肉常常發酸，就搓上蘇打粉，去掉酸臭味。」「肉就丟在地下，和垃圾、鋸沫混在一起，一任工人在上面踐踏，吐痰……」

小說本身並非專門聚焦食品安全，而是揭露資本盤剝的罪惡。用辛克萊的話說：「我瞄準了公眾的心臟，卻意外地擊中了他們的胃。」小說引發巨大反響，促使美國政府當年便制定了《純淨食品和藥品法》，並組建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前身化學署。

二十年後，老舍發表了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文中也有一段精彩描寫：「肥如判官，惡似煞神的廚役，持着直徑尺二，柄長三尺的大鐵杓，醬醋油鹽，雞魚鴨肉，與唾星煙灰蠅屎豬毛，一視同仁的下手……杓兒盛着肉片，用腕一襯，長長的舌頭從空中把肉片接住，嘗嘗滋味的濃淡。嘗試之後，把肉片又吐到鍋裏，向着炒鍋猛虎撲食般的打兩個噴嚏。」「嗖嗖的飛手巾把嗡嗡的趕蒼蠅（飯館的蒼蠅是冬夏常青的）。」

在當時，這確是許多飯館的日常。商業道德，衞生習慣，都還未有效提到公共議程上。中國人似乎總是慢了一拍。即使在十年前，仍一度問題食品氾濫，「蘇丹紅」雞蛋、「孔雀石綠」多寶魚、熒光粉蘑菇、硫磺枸杞琳琅滿目。有人戲言：中國人身體裏都有一張化學元素周期表和物理全光學頻譜。

客觀來說，近幾年，受一系列案件與疫情的洗禮與啟蒙，疊加互聯網科技加持，國人飲食文明觀念、維權意識都在進步。「黑作坊」、「蒼蠅館」，在網絡聚光燈之下被喊打圍剿。這種進步，有人仍嫌太慢，但前景還是樂觀的。那就是，人人都站出來做監督者，無論是對於屠場、飯館，還是其他領域。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PPT與說服力

PPT幾乎已成發言、報告必需品。稍正式一些或時間略長的發言，沒幾頁PPT傍身，還真不敢開口。我聽說，老師上課都已用上PPT了，有的學校評判一位老師授課技藝如何，把PPT的製作水準定為重要指標，更見運用之普及。

近來卻看到新聞，哈佛大學某研究表明PPT無用且浪費。我未見研究全貌，不知結論確否，不過也應引起反思。作為口頭表達的輔助，PPT自然是有用的，就像說話時適當打幾個手勢，很有必要；但如口頭表達變成PPT的註釋，反客為主，如我們老家話說的「燒香趕出和尚」，則大謬不然。

回想我上學的年代，還沒有PPT，老師全憑口才，偶有板書，也提綱挈領，點到為止。肚裏有貨的老師，不論課程內容如何繁雜，也好似熟練的繅絲女工從蠶繭中拽出絲頭，或疾或徐地拉扯、接續，直至剝出事物內在的邏輯。用上PPT後，眼前一堆指東打西的箭頭，或者大圈小圈地疊套，邏輯關係展現為圖表，在形式上倒一目了然，但也感覺少了點什麼。

個中變化或像觀覽手卷之古今差異。古人將其拿在手中，徐徐展開，目隨手移，心為之思，方位字畫內涵合邏輯之品味；今人在美術館博物館欣賞時，作品多在展櫃中整幅鋪陳，無法親持在手，內容雖無變化，一覽無遺之下還是少了滋味。

PPT既訴諸視覺，原佔主導的口頭陳述也被挪到替補席上。這是交流方式的轉變。口頭表達需要一旦降低，說服能力或也會弱化。其實，人的一生，無時不被說服，也不停地說服別人。有效的說服無需多言，說中心內急慮最為要緊。《三國演義》裏魯肅說服孫權聯劉抗曹，真正奏效的只一句：曹軍破城之日，我魯某換個主子繼續為官，你吳侯又如何自處？頓時擊中孫權內心痛點。假如魯肅做上幾十頁PPT，貼上一大堆天下形勢、敵我實力分析表、曹軍路線動圖，只會把孫權內心攪得紛亂如麻，效果反而不佳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致敬勇氣

到此一刻，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人類能戰勝這次疫病嗎？我們還可重拾往日的歡歌笑語嗎？誰心中都在叩問，誰都給不了答案。但此刻，人類加倍需要戰勝疫情的鼓舞和勇氣。

我們迎來了二〇二一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金色大廳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是萬眾翹首期盼的盛事。每年十一月，網上就會有相關信息流出。今年樂迷都有些惴惴：疫情如此，音樂會還能舉行嗎？終於我們舒了一口氣：音樂會如常上演，也如常向全球直播。

今年由近八十歲的意大利人穆蒂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出。他是當今樂壇最負盛名的指揮之一，已是第六次執捧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了。曲目有樂迷專愛的斯特勞斯父子的作品，自然少不了《藍色多瑙河圓舞曲》和《拉德斯基進行曲》。

《拉德斯基進行曲》常是壓軸之作，這時觀眾會隨節拍擊掌，隨指揮詼諧的指示調節掌聲大小。台上台下笑意相映，溫情共漾，呈現出動人一幕。

穆蒂一如既往地長髮披耳，一如既往地手勢明朗。樂手始終露着溫煦的微笑，似更認真和投入。上半場末了，如雷掌聲響起，穆蒂瀟灑轉身致謝，樂隊齊齊起立致意，這時我們才發現觀座席空無一人！掌聲是來自全球九十個國家和地區、七千名在家的觀眾，他們通過「雲端」把讚賞傳至金色大廳的音響系統。今年的《拉德斯基進行曲》雖少了觀眾和應，但也呈現了最純淨的音樂版本。

今年的音樂會不僅傳遞了樂音，更傳遞出音樂的使命——向人類抗疫生存的勇氣致敬。

曾到過金色大廳聽過愛樂的演奏。那時樂手們穿着宮廷樂隊服裝，頭戴銀色鬈髮，與聽眾天上地下之隔。這場音樂會樂隊身着黑色西服，看去貼地真實，大廳也更顯露出往日見不到的全貌和輝彩。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從香港到江蘇

想把一件小禮物從香港寄去江蘇，首先想到的是通過某個快遞公司。沒想到去到櫃枱，工作人員彷彿已經回答過無數次同樣的問題了，非常熟練地說出答案：「要有正規發票才能發貨，否則無法過關。」也怪我自己沒有這個意識，購物發票早就被隨手丟掉，沒辦法只能去郵局碰碰運氣。

已經很久沒有去郵局郵寄東西了，沒想到郵局人還挺多，排了二十分鐘隊到了郵寄包裹的專櫃面前，被工作人員告知要買盒子填單，買完盒子走去一邊填完資料，然後再去一個平板電腦面前，將已經填在單子上的資料逐一輸入電腦，然後還要再排一次隊回到櫃枱，將單和盒子交給工作人員。整個過程我填了兩次資料——一次手寫，一次輸入平板電腦；排了兩次隊——第一次買盒子領單，第二次交單和盒子，耗時接近一小時。

不過也沒辦法，誰讓我自己把發票丟掉了呢？我一邊安慰自己，一邊問了一句工作人員大概多久能到，沒想到答案讓我大吃一驚。雖然來之前，已經有了心理準備，知道通過郵局郵寄一定會慢過快遞公司，但當聽到從香港郵寄到江蘇需要整整五個星期的時候，我還是懷疑自己聽錯了。工作人員又重複了一遍，確認是五個星期。「怎麼會這麼慢？」在電商網站上發貨期都是按天計算，就算是內地發貨到香港，一個星期也算是長的了，五個星期實在是長得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工作人員看了我一眼，頗不耐煩地說疫情之下，貨運航班減少，可能要排隊一周才能上飛機，然後再派送。再一看價錢，一盒大約兩百克的東西，盛惠港幣二百大元。

我沒有再說什麼，畢竟無論是運輸時間還是價格，都不是眼前的工作人員能控制的。沒想到一八七三年就有《環遊世界八十天》，而今時今日居然三十五天才能從香港到江蘇……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快樂的心理學

追求靈性的活動已成為現代人的生活潮流，瑜伽、冥想、靜觀、修行及宗教活動等等，而瑜伽運動更深受大眾所歡迎。瑜伽追求身心靈，而所謂身心靈，就是你從外到內的一種發挖自己的方法，這跟傳統追求由內至外的身心靈的發展可謂殊途同歸。那麼為什麼今天身心靈會大行其道呢？那得看看我一位朋友的經驗。

曾經有一位朋友，她品學兼優，屬高材生的級別，所有人均對她有很高的期望，包括她自己。她每次考試前後也有嚴重的失眠問題，她一直認為購物能幫助減壓，所以長期都以物質來補償心靈內的空缺。直到畢業後她投身於投資銀行，壓力自然更大，對奢侈品的需求就更多了，價值連城的名錶、限購限量名牌衣物和手袋、名貴房車、高級住宅等，朋友們無不羨慕她所擁有的一切，但我看到的是她那疲憊的身軀和空洞的眼神。直到有一年在街上再碰見這位舊朋友，樸素的衣着和那炯炯有神的雙眼使我幾乎認不出她。我們找了家咖啡店坐下來聊天，她告訴我近年放棄了投行的工作，成為了一位瑜伽教練，生活卻變得自在多了。

榮格認為所有的心理疾患的原由均來自我們對外部世界的過分關注，忽視了我們內部價值所致。榮格曾經探訪印度的思想家，討論有關心靈的問題，他發現他們的觀點中，並沒有強烈區分你我之別，也沒有主客之分，他們重視個人內在意識的體驗，與宇宙連結在一起，因此內即外，外亦同內，無分你我，頗有佛家色即是空的意思。當現今城市人都在過度追求名利的時候，忽視了內在真正的需要，困擾和煩惱自然從無意識中衍生出來，我們卻以為由物質不足所致，因此繼續追逐更多，變成惡性循環，結果是黑洞般不知不覺將我們吞蝕於其中。

喝過咖啡後，我們正要道別，朋友卻訴苦說現在交房租也感吃力，我打趣跟她說，可惜房東不收快樂作租金，否則你倆都會很幸福。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尋找光明

一到年底，美國的節日接踵而至。除了聖誕，還有「漢努卡節」（Hanukkah，「光明節」）和「寬紮節」（Kwanzaa）。前者為紀念公元前一六八年猶太人從希臘壓迫者手中收復耶路撒冷的聖殿，每年十二月中旬慶祝，前後八天。即便在慘遭種族滅絕的時刻，猶太人依舊冒着生命危險在納粹集中營點亮漢努卡燈。

後者一九六六年由非裔學者羅恩·卡倫加（Ron Karenga）提倡，與當時民權運動興起有關。「寬紮」起源於斯瓦西里語，意為「第一個成果」，所以又名「初獲節」。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來年一月一日慶祝，以燭光儀式揭開序幕，每天點燃一支蠟燭，象徵七個原則：團結、自決、共同生活、合作經濟、目的、創造和信念，還有七件象徵物。

兩節起源各異，卻有諸多重合。二者慶典中都有點燈儀式，也都涉及親友聚餐、交換禮物，而且都是對主流社會白人基督徒慶祝感恩節、耶誕節的回應。二〇二〇年印裔的美國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在大選中獲勝，今後印度傳統的排燈節（Diwali）慶祝在美國會更隆重吧。這個節日在印度舊曆最後一天，西曆為十或十一月，家家戶戶點燈、聚會的習俗與前兩個節日如出一轍。我國十二月的冬至節只有聚餐，沒有點燈習俗，但農曆正月十五的元宵節也是燈火輝煌，火樹銀花。

人類對光明的追求與生俱來，跨越文化。黑暗代表寒冷、危險與不可知，光明卻象徵溫暖、繁榮、興盛。在疫情肆虐的冬天，我們要記得黑暗的盡頭是光明，唯有黑暗才更能襯托出光明的可貴。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明五彩五龍筆山

晚明萬曆時期的官窰瓷器，製作上遠遠不及永樂、宣德和成化三朝精良，僅餘五彩器較為出色，為現今一些收藏家垂青；尤其是各類文具用品和文房小件，別有雅趣。像五龍筆山（**附圖**）、筆洗、筆擱、筆插、筆管、瓷硯、小水注、水盂、調色碟和印盒等，數量較多；雖非珍罕品，但頗有玩味。萬曆五彩瓷器雖然名聞遐邇，甚入俗眼，但大多胎體厚重、歪斜不圓，瓷土淘煉不精，略顯粗糙，修胎欠規整，尤以大件器皿為然；文房小品已算稍佳，後期釉面卻稀薄不勻。五彩勝在色調濃艷凝厚，例如**附圖**筆山的五龍，分別着金黃、藍、綠、紅和褐色，形態各異，生動活潑。縱然絢麗和華美奪目，但是大都雕塑粗率，無細膩感，有時比例失當，更乏氣魄；紋飾往往過

於繁密，紛紜雜沓，欠缺空間對比；更差劣者則畫法幼稚、圖案不規、上釉着色潦草，故一些有經驗和眼光的收藏者，皆認為「寧小莫大」。

五龍筆山的實用價值不大，由於造型較特別，加上五彩繽紛，小巧可愛，僅宜作案頭小陳設。明代不少官窰，十分注重龍形和龍紋。那時帝制時代，社會封建，統治者皆把龍作為皇帝及其子嗣身份與權勢的象徵，禁止在民間使用，違者當問罪。五龍正中較大的金龍，代表皇帝、皇權，兩旁四小龍，大概代表其皇室子嗣。若細察其爪，可發覺俱為每足五爪，也就是那時民間盛傳的「五爪金龍」。晚清及近代一些仿品，不少隨意只繪每足四爪，以致露出其偽。四爪龍紋為清代及以後才時興；明代官窰十分嚴格規定每一龍足要有五爪，不能缺少。

此外，曾見坊間流傳一些數十年前製的日本仿品，在市場魚目混珠；不過始終難脫日本人傳統的風格，難以掩飾，反曝其偽。更甚者，是贋品「矯枉過正」，胎體幼細、輕巧和規整，並非像萬曆真品那麼粗厚、有重量感。偽品紋飾繪製十分精心，失諸過分細緻，款識也甚精巧，皆流於太刻意；況且，所塑龍形不但顯得失神，而且難掩帶東洋風味，故怎樣用心仿，還是弄巧反拙。有位前輩專家更指出：可迎光透視胎體，透亮者為日仿偽品；蓋其仿品胎質因燒造溫度不同而瓷化程度甚高，使胎體玲瓏，玻璃質感特強。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客家山歌

最近聽到一位本地學者談及香港非遺傳承，他說到本地有很多資源，當中就包含客家山歌，只是隨着城市化進程，客家山歌等本地民謠逐漸失去了他們的土地，甚至因為缺乏傳承人而面臨失傳困境。

「夏日過後就係秋，唱條山歌來解愁……」香港客家山歌與本地的農耕文明變遷不可分割，當時的客家人，部分是由內地來香港，也將廣東當地的山歌唱法一併帶來，久而久之，他們唱山歌調節緊張的農忙時分，利用山歌傳遞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山歌內容不僅關係到農忙生活，亦直觀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和城市發展。時間來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新市鎮的崛起衝擊本地農業，令人們失去了唱客家山歌的舞台。幾年前，筆者曾去過大埔一間社區活動中心，一眾耄耋老人還堅持舉辦歌唱會，在每一個音符間感受「爺青回」。只是有些人唱着唱着就沒了。

時光匆匆，如今香港懂得講客家話的人逐漸變少，懂得唱山歌的人更少。年輕人也不願意去學習，畢竟離他們原本的生活太遠，就算勉強為之，也沒了當年的原汁原味。那麼等一眾識唱客家山歌的長者相繼離去，又從哪裏找尋它存在過的證據？

最近聽到了內地歌手毛不易唱的《東北民謠》，他將東北民謠的小調融入流行曲，別有一番風情。不禁想，香港客家山歌可否也能找到與現代社會的對接點？在保持旋律風格不變的情況下，可否用作流行曲的創作元素？此外，民間也可在政府推動下，成立客家民歌團，繼而振興這門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當傳統民俗面對城市化衝擊，保育不易。或許有人質疑，傳承一個已經不合時宜的民俗是否重要？但它卻承載着一座城市的記憶，記載着前人走過的道路。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